

千年興衰說槐塘

鮑寬達
地方史研究專家

徽州歙縣西鄉千年古村槐塘，早在宋明年間，文風昌盛，人氣興旺，是一個遠近聞名、官宦名士迭出的村落。從清代至解放後卻敗落得幾乎無人知曉，成了被遺忘的角落。直至改革開放後，槐塘人憑藉一綫遙遠的鄉誼，闖出了一條特色經濟之路，使槐塘又勃發生機。

一、

槐塘與名聞遐邇的棠樾相距不到一公里¹，與棠樾、鄭村及潭渡相連在一條不足五公里的弧綫上，像一根藤上相鄰的幾個碩大的艷果。槐塘村莊地處一半緩坡一半平畝。原有程、唐、汪、李四大姓，當中以程、唐兩姓為最盛。

早在五代十國時當地已有程姓居住。程氏七世祖程大圭（1103-1175）的第五子程正從其二、三子程綱、程輪（舊府派）移居大兒子程放（正府派）的居處，「手植三槐於庭，以效王晉公故事，槐塘亦以得名。」

程放次子程元鳳（1200-1269）自幼嗜學，博覽群書，10歲就能詩善文，為南宋紹定二年己丑（1229）中進士，官至右丞相及少保、觀文殿大學士，贈少師，諡文清，封新安郡公，咸淳初封吉國公，是南宋著名文學家。理宗嘗書「清忠、昭光、儒碩」六字以賜之。「清忠」褒其對國家的清廉忠誠，「昭光」譽其為人光明磊落，「儒碩」欽其為學的精深。至今村中皇帝御書的「御書樓」碑亭尚存，碑刻文字已被風化，只有少數字跡尚依稀可辨。

程元鳳從侄程揚祖，曾於南宋景定年間（1260-1264）中進士第一名。²程元鳳從弟程元岳是宋寶年間（1253-1259）進士，做過工部侍郎，是尚書副級，稱亞卿。程元鳳從侄程念祖，曾以學士身份出任「直秘閣」，掌管宮禁圖書秘冊。

官至右侍郎的還有程嗣功（1525-1588）。

至於侍郎以下的官職則無詳細資料。據不完全統計，程氏舉進士者計14人，進士以下學歷者，僅清代就出過舉人12人。

槐塘唐氏原為李姓，唐末昭宗李晔遭朱溫（全忠）叛變，其第十子李祥（886-926）因避朱溫叛軍，改名京，往依母家，遂徙至篁墩，娶方氏，育三子：仲皋、仲安、仲享。傳至十二世，有子孫名虞（1231-1293）字常道，號梅癯，為唐朝之後，遂襲唐姓，居郡城烏聊山，為唐姓始遷祖。

唐桂芳（1308-1380），字仲實，號三峰，又號白雲，以文行薦授福建崇安縣教諭，改南雄路學政，不赴。及後遷至槐塘。

槐塘唐氏，於明代人文最盛。唐元（1269-1349）、唐桂芳及唐文鳳（1347-1432），祖孫三代均以文學相繼起於元明之間；唐吉祥（1370-?）為明建文庚辰（1400）進士，是唐氏第一進士，官至工部營繕司主事。唐皋²為明正德甲戌（1514）狀元，官至侍讀學士，經筵講官，嘉靖壬午（1522）曾出使朝鮮。槐塘唐氏自唐吉祥始，至明中葉，人文盛極一時，到萬曆年間便漸趨衰落。

筆者祖母（1879-1958）娘家是槐塘唐氏唐家坦人，她經常以「程家出了個程丞相，唐家出了個唐白雲」為自豪。槐塘周邊村莊的村民也經常這樣說。唐白雲即上述的唐桂芳，字仲實。其辭官定居槐塘後，朱元璋帶兵攻至徽州，時天下大局未定。朱久聞徽州多飽學濟世之士，遂召集故老、儒生廣討治國之策，唐白雲也在被召之列。後為紀念此事，於明正德年間在唐白雲家大門立了「龍興獨對」坊，牌坊二樓正門刻有碑文一篇，記敘了此事。碑文內容如下：

太祖高皇帝自宣至徽，召故老耆儒，訪以民事，有儒士唐仲實等來見。

高祖問曰：「自喪亂以來，民多失業，望治甚於饑渴，吾深知之。」唐仲實對曰：「大軍克復，民獲所歸矣！」又問：「鄧愈築城，百姓怨否？」對曰：「頗怨」。高祖曰：「築城以為民，何怨之有」「必愈所為迫促，以失人心，命罷之。」又問：「爾能博通今古，諳成敗之跡，若漢高祖、光武及唐太宗、宋太祖、元世祖此數君者，平一天下，其道如何？」仲實對曰：「此數君皆以不嗜殺人，故能定天下於一，主公英明神武，兼數君之長，驅除禍亂，未嘗妄殺，出民膏火，措之襖席之上，開創之功，超於前代。然以今日觀之，民雖得所歸，而未遂生息。」太祖曰：「此言是也，我積少而費多，取給於民，事非得已。然皆為軍須所用，未嘗以一毫奉己。民以勞苦，恒思所以休息之，曷嘗忘也。」仲實曰：「誠如是，民之生息，可以待矣！」太祖曰：「有不便者，曷盡言之。」仲實等拜謝，乃賜諸父老布帛，撫慰而去。

從這篇文章記載的策論實錄中，凸顯了唐仲實的四大主張：不要急於築城、不要嗜殺人、要減輕人民負擔、要讓人民休養生息。10年後，即1368年，大明王朝建立，朱元璋請唐白雲赴京為官，唐白雲婉謝不就，繼任紫陽書院山長。

昔日的唐仲實府第，現今已被一片竹林所替代。龍興獨對坊坊額上的雕刻已被風化，橫梁斷裂，整座牌坊已岌岌可危，孤零零地矗立在路邊。但有關唐仲實的事蹟仍傳誦至今。

二、

槐塘從明末開始日漸衰微。原本很有根基和發展前途的槐塘文化為何未能持續發展？

據民間傳說，「等到楊樹柳樹垂到池塘，槐塘要發三斗六升芝麻官。」第二句是專指七品芝麻官，還是指大小官的總數有三斗六升芝麻之多？傳說中沒有具體說明，但不管怎樣，這都是一個

振奮人心的說法。然有少數人等得不耐煩了，出了一個餽主意，找了些破草鞋掛到楊樹及柳樹的枝條上，弄巧成拙。

又有一個民間傳說，聽來讓人深省。「槐塘賣朝笏」是槐塘周邊村莊群眾久說不衰的故事。話說槐塘有一婦女餵豬時找不到攪拌豬食的豬食捧，隨手撈了塊長板模樣的東西拌豬食。一天，一個敲着「叮叮噹噹」、以米糖換破爛的貨郎擔看見了，問那婦女以糖換她手中的那塊爛鐵板行不行，婦女聽了很樂意，結果以幾丁小糖換去了那塊爛鐵板，婦女還高興地說：「生鐵板，老老重，不好用。」其實那板裡是黃金，是朝官朝見皇上時手捧胸前的朝笏，是身份的標志，是官位的象徵。後來這傳說就演變成幾句順口溜：「槐塘賣朝笏，不知朝笏來何歷，朝笏拿來拌豬食」（方言歷、食押韻）。以上兩則雖為傳說，卻也證實了槐塘人幼稚愚昧，不知歷史文化，槐塘已成一片文化荒漠。

更可悲的事是清代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二月，徽州府城被洪秀全的太平軍佔領。三月初三日，曾國藩由祁門移駐休寧，率軍萬餘，企圖一舉收復徽州城，從這裡打開一條通往浙江的糧道，以解休寧等幾縣軍民糧食的燃眉之急。然從三月初五日起，連攻兩日不克，初六日入夜，清軍敗退，散處距徽州府城約十餘里的槐塘，居民舍，不立營壘。太平軍偵之，深夜趕到槐塘，包圍了整個村莊，偷襲清軍。清軍半夜驚醒，驚慌失措，雙方混戰。初七凌晨，太平軍一把火燒毀村莊，群眾死傷無數，屍橫遍地，多少官廳府第、百姓房舍盡成斷牆殘壁。太平軍「宵焚槐塘」，使一個千年古村一夜之間化為一片廢墟。從此田園荒蕪，人口從逾萬減少到不足百人。

徽州山多田少，當地人民為了便於土中取食，多於河谷或水塘邊的開闊地區聚族而居。但河塘水中隱藏着血吸蟲。徽州流行血吸蟲病至少已有三百多年歷史，尤其是太平天國兵亂到解放前的百年間，是疫情最為猖獗的時期。槐塘位處歙縣西鄉——血吸蟲病重災區，本已蕭條疏落，因血吸蟲病而人口銳減。至解放前，槐塘確實是一幅「萬戶蕭疏鬼唱歌」的景致。直到解放後，共產

黨爲人民治好了血吸蟲病人，根治了血吸蟲病。

三、

在筆者十多歲時（抗戰尾聲），有一次下田勞動，發現家裡租種的水田塋上的荒地裡冒出了一個茅棚，之後荒山坡塋裡的茅棚越來越多。據說他們都是溫州人，溫州那裡地薄民窮，所出產的山芋只有鴨蛋大，主食以雜糧爲主，帶魚、黃魚、海帶及海蜇都很便宜，尤其在夏季，因無冷藏技術，海產容易腐壞致使價格更爲便宜，既可佐餐又可充饑。他們刻苦耐勞，來徽州後搭棚爲家，開荒種地，種植辣椒、蕃茄、茄子、西瓜、黃瓜、芋頭、山芋和少量高粱；肥料以燒草皮灰爲主。他們沒有牛及犁頭，所用的農具如鋤頭鋤及闊板（闊口鋤）等都比徽州人所用的大且重。他們大多文化水平低，很多時爲了自衛，表現得非常強悍，如與他們交了朋友，就會發現他們也有和善的一面。不久之後，筆者家的田塋上又出現了一個小茅棚，住着一對年紀較大的夫婦。有一天，老婦的腳被毒蛇咬傷了，因無錢醫治而導致傷口潰爛，不久後就去世了。筆者家的租種田旁邊的那片山叫梅山塋，現在是全部溫州人居住的、屬歙縣鄭村鎮的黎明村，是農業生產示範基地，茅棚已成爲筆下的歷史。

太平天國在徽州的10年戰亂和血吸蟲病的猖獗，使徽州人口銳減，田地荒蕪，提供了外地人來徽州的生存空間。落腳槐塘的溫州人，並非散居於槐塘四邊的山塋，而是聚居一處。因爲太平軍「宵焚槐塘」，使得槐塘遍地都是頽門敗瓦，只要對其略加整理就是現成的屋基，撿些磚頭石條壘搭成牆，砍竹割草就可蓋成「屋頂」，樣樣都可就地取材，所以在槐塘安家落戶的溫州人很多。一直到文革，陸陸續續有溫州人到徽州來。

現在槐塘八個村民組，約1,200人，其中溫州人有五百多人，還有些是安慶人和其他地方遷來的人。據訪問，槐塘的溫州人以瑞安人爲多，其中又以瑞安縣高樓區及與其相鄰的文成縣玉壺區爲最。早在明代，由於倭寇出沒，生活不得安寧，高樓及玉壺地區已有人飄洋過海，到南洋開設莊園種植香蕉等。因效益不佳，後又去了歐

洲，改行從商。到了抗戰時期，由於戰亂，又有人背井離鄉，然海路不安全，就調轉方向，大批跑到當時仍未被日寇來犯的徽州來。到了解放後上世紀50年代前期，國民黨殘餘及台灣方面又不斷在海邊騷擾，人民的生命安全及財產時刻受到威脅，而海上通道幾乎斷絕，所以又有大批溫州高樓及玉壺人互相牽帶來到位於內陸地區的徽州。抗戰和50年代初、中期是溫州人內遷的兩次高潮。另外，自清末至50年代初，亦有少數溫州人爲了謀生活和躲避禍亂而去了歐洲。

1978年——四人幫倒臺後兩年，槐塘有個姓胡的溫州人，成爲槐塘第一個到歐洲大陸謀生活的人。之後，直到上世紀90年代後，大批槐塘的溫州人兼親帶故，蜂湧出國，遠渡重洋登上歐洲大陸。目前槐塘已有約四百多個溫州人在歐洲落腳，他們主要分佈在意大利、法國、荷蘭及西班牙。他們有些自辦企業，然規模不大，爲便於轉型應變，一般只有幾十個工人；有些幫同鄉打工，也有些幫洋人打工。他們以從事皮革、餐飲及服裝行業爲多，一般月入約人民幣一萬多元。爲了回報家鄉，這些人出錢條築了槐塘村中大道，並爲其取名爲「思鄉路」，他們亦在村中建了一座六角亭，名「思鄉亭」。現在溫州人已與徽州人同化，互相通婚，彼此不再另眼相看，所以出國的人當中也有少量徽州人被帶了出去。

槐塘由一個仕宦倍出的文化大村變成人煙稀少的荒蕪小村，再變爲現今富裕的「歐洲村」，千年之間，經受了大起大落的巨變。世道興衰更替，演繹着歷史的前進。

註釋

- ¹ 這一節的內容，參閱拙著，〈汪世清書簡〉，載鮑樹民著，《坊林集》。
- ² 槐塘村口除了「狀元坊」，還立有其他牌坊，橫額處分別寫有丞相、亞卿及學士等字。然龍鳳板上沒有「聖旨」碑，這個狀元程揚祖進士第一名，恐怕是民間認可的。
- ³ 自唐文奎（1359-1420）遷居巖鎮（今巖寺），唐皋約爲遷巖鎮後的第五代，故又作巖岩鎮人。